

[法] 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 译

日常生活批判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第二卷

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



[法] 亨利·列斐伏尔 (Henri Lefebvre) / 著

叶齐茂 倪晓晖 / 译

日常生活批判

CRITIQUE DE LA
VIE QUOTIDIENNE

第二卷

日常生活社会学基础

Fondements d'une sociologie
de la quotidienneté



第二卷目录

第一章 清源正本	235
第二章 形式化方法	323
一 公理和公理化	323
二 假说的作用	331
三 转换和转换原理	337
四 层次观	338
五 连续和不连续	344
六 微观和宏观	355
七 指标、标准、变量	359
八 维数	364
九 结构观	371
第三章 特殊范畴	391
一 整体观	391
二 现实观	402
三 异化观	413
四 生活的和生活中存在的	421
五 自发的	423
六 模糊观	424
七 质疑和怀疑	430

八 社会空间和社会时间	434
九 实践	435
十 逻各斯、逻辑、辩证的	445
十一 逻辑和性格学	461
十二 总场	468
第四章 语义场理论	472
一 语义场	472
二 信号	473
三 符号	475
四 象征	479
五 形象	481
六 若干混淆	483
七 语义场的性质	487
八 意识和语义场	488
九 语义场的规律	491
十 社会文本	497
十一 对话、讨论、交谈	502
第五章 积累和非积累过程理论	504
一 进步观批判	504
二 不平衡发展	504
三 非积累的社会	505
四 积累过程的概念	510
五 积累过程概念的普遍化	513
六 非积累过程	519
七 教育学的和文化主义者的错觉	523
第六章 契机理论	526
一 循环类型	526

二 契机与语言	526
三 契机星图	530
四 契机的定义	533
五 契机分析	535
六 契机和日常生活	540

第一章 清源正本

有些理论，收成欠佳，而另外一些理论，硕果累累，这样，我们就可以壮着胆子提出新观念和新假说吗？不够。如果我们打算提高认识，我们必须使用一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概念。对于科学家和哲学家来讲，一致性总是一个最基本的要求。可是，这种内在一致性应该一致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我们很难确定这种内在一致性的程度，不过，对一致性的原则要求早已是不言而喻的，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势力约束了我们的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我们还有可能忽视研究领域里发生的微妙变化。出于上述理由，所有的科学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研究，都是由一种双重规则控制的：首先保证使用的思想和概念是一致的，其次考虑在这个研究领域和正在使用的理论体系内可能出现的新的和可能没有预料到的思想火花。执行这个双重规则并非易事，在我们这个时代，许多事情都处在变化中，这个双重规则的两方面未必等量齐观，我们很难在系统式思维和小品式思维之间保持不偏不倚。

在大量的当代著作中，这种困难显而易见。读者发现一些著作的一致性十分突出。作者把一个主题孤立出来，深入地去考察它，甚至在不超出它的特定内涵和外延限制的条件下，试图考察这一主题的内涵及其后果。这个作者编制理论是为了产生一个严格的作品（或者至少在表面上看是严格的），他寻求给大量错乱的观念和大量无序的事实增加一种秩序。一定观念的成功（例如，“结构”的成功）和一定著作已经形成的影响都有可能对编制理论产生作用。这种严格的理论化可能保证统一和一致，但是，它也存在可能忽略一些事实和创新观念的风险，尤其是不容易理论化的那些因素，不容易使用标准的、公认的理论形成概念的那些因素，那些难以

实现逻辑上一致的因素，严格的理论化没有面对这种风险吗？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小品品质的著作，这类著作试图捕捉到现代世界的复杂性，掌握住现代世界迅速的、多方面的转变。这类著作的目标无可厚非，它们应该这样做。然而，这些作者正面临不同的危险：以正在停滞的或倒退的东西为代价，过高估计变化，把本无内在联系的部分硬拽在一起，撰写一部狂乱的和 discontinuous 的作品。这类作品并不刻意去找到什么途径，指导他们通过迷宫般复杂的现代世界，或者说，这类作品并没有致力于定义或评价这些复杂性是什么。

二

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日常生活，抱着一种改变日常生活的想法甚或计划（项目）。到目前为止究竟已经发生了些什么呢？过去的15年里，日常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一点敦促我们询问自己，我们的目标是否事实上以明显的和始料不及的方式，不通过社会实践本身，就可以实现。我们还必须问我们自己，如我们原先定义的那样^①，技术、历史性或历史的形态，或最后，政治和政治生活的变迁，是否还没有吞噬掉日常生活。一些人原先是支持展开日常生活研究、研究目标和作者自身的，这些问题给他们带来了麻烦。因为实际情况已经变化了，所以，我们还需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面前明明白白地摆着绊脚石，可是我们佯装不知，那是没有意义的。

虽然日常生活实际上已经改变了，但是，日常生活并没有消失，而且以矛盾的方式表现了出来。不需要冗长的思考或大量文献来支撑，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以矛盾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文化、历史、政治或技术都没有淹没日常生活，但是，日常生活状况的确在本质上日益严峻起来。比起20年前，现在，科学技术正在更大程度地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例如，居家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是不可能被忽视的；但是，我们也明白，科学技术和居家科学技术没有消除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事务；通过减少做枯燥的家务事的时间，科学技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自由时间增加的问题。科学技术没有把日常生活改造成更高一级的创造性活动，而是产生了一个日常生活发

^① 参见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概论》，叶齐茂、倪晓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展真空。另一个例子是，空中旅行已经改变了极少数人的生活，但甚至对那极少数人而言，空中旅行引起的生活改变也不是那么重大。太空旅行也会与此相同吗？可能。虽然不容易说出具体的时间，但是，在未来的某个时间里，这种太空旅行也只会专属于技术、社会和政治“精英”。很容易想象到，“人类”有一天会到太阳系之外去旅行，而在地球上的人，例如农民，还会在土地上劳作，用驴子和骡子拉东西，也许还会生活在饥饿之中。发展不平衡依然是现代世界的基本法则，关于这个法则我们还有许多需要认识的和讨论的。军火生产或太空探索投资和新住宅建设投资之间的差距，反映了科学技术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差距。

大变革的几天“相当于平常的20年”（列宁语），也只有大变革的那几天，允许日常生活去追逐发展过程，也许能赶上发展的步伐。当人们不会和不能像原来那样生活时，变革的日子就来到了：现成的日常生活不够了，日常生活不尽如人意了。这样，人们打破日常生活的边界，让他们当下的生活走进历史王国。这种情景是短暂的。日常生活和历史王国再次分离，至少在当下的所谓“现代”生活和社会是如此。变革事件的萌动和创造性驱动有一个总体的影响。短时间内它们把总体性各因素聚合在一起，之后某一刻这些因素又分散开来。发展过程的结果不同于人们追逐的目标和人们构想的目的，有时我们会把设想的目的称为“历史趋势”。一定的整体性因素，艺术、技术、政治、科学，会维持它们自己的权利，成为准自主的。日常生活退回到日常生活本身。可以从历史的和政治的角度，或者从日常生活的角度，理解这些复杂的关系。我们选择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去认识这些复杂的关系。这并非意味着从历史的和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认识这些复杂的关系是错误的或不好的，只是其有时会走进绝境。政治理论家有时会提出这样的意见，即情境的成熟是缓慢的，直到生活的和历史的再次一致起来；忍耐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品格。几乎就是同一个政治理论家假定，人只会提出其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加快生活和历史一致起来的步伐，由于历史的时刻不过是暂露头角和偶露峥嵘，让它们成为过客的任何一个人都会为他缺少耐心和想象付出高昂的代价。

最后，毫无异议，公共（政治的）生活已经渗透到了个人生活里，反之亦然。如今，个人生活充斥着一般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信息。同样，公共和政治生活已经变得“个性化”了。我们会谈到，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

的相互作用，毋庸置疑，已经导致实际的和社会的生活“再隐私化”，退回到家庭，换句话说，退回到“个人的”日常生活。^①

一些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一直都在否定，而且在继续拒绝承认日常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的的重要性，有些人甚至否定日常生活的存在，所以，我们当然会回到这些主题，《日常生活批判（第二卷）》不过是对他们的初次答复。当我们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否定日常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的的重要性构成了一个令人十分惊讶的悖论，我们需要发现这个悖论意味着什么和道理何在。现在，让我们再次强调，文学、电影，甚至一些社会科学专家为接近“生活的”所做的工作，为消除日常生活随意变换所做的工作，为掌握“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和“无关紧要之中的至关重要”所做的工作。日常生活在现代世界里的价值问题，即本研究、小说、电影^②或美学理论所重视的问题，都证明了对日常生活展开批判性研究的合理性。

三

在《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序言中，我们提出过一个从阐述需要理论入手，对日常生活展开实证和理论研究的计划。

事实上，由于若干我们将要解释的理由，这个计划已经被证明难以实现。我们对这些理由并不避讳，因为，在我们看来，这些理由并不违背日常生活的理论，也不违背对日常生活展开实证和理论研究的计划。因为这些理由突出了与日常生活理论和日常生活研究计划相联系的现实的和复杂的问题，所以，正相反，这些理由加强了日常生活理论和日常生活研究计划。

现成的和稍微陈旧一点儿的理论用起来会顺手一些。社会现实的实证研究需要更多的耐心。这倒不是说社会现实的实证研究本身更困难一些。理论是新的，但是，还没有完全得到阐述。当这样的理论面对大量的经验

① 参见下文以及 Jean Lacroix, «Le public et le privé», *Cahiers I. S. E. A.*, series M, n° 10, 1961。

② 例如，Christiane Rochefort, *Les Petits enfants du siècle*, 1961; Jean Rouch 和 Edgar Morin 导演的电影 *Chronique d'un été*。参见 Lucien Goldmann 对“小说”下的定义：“对我们来讲，事情似乎是这样，作为一种形式的小说，是个人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向文学平面的易位，市场生产产生了这种个人主义社会……” *Médiations*, II, Paris, 1966, p. 149。

文献时，真正的困难就开始出现了。我们既没有考虑放弃这些理论而回到不可计数的经验观察中，也没有打算放弃事实而回到理论抽象中。就日常生活研究计划所包含的内容而言，对日常生活的分析和批判性研究尤其适合把实践和理论结合到一起。这种实践和理论的结合并不意味着，它已经提供了一条现成的阳关道；相反，这种结合的出路一定在哲学的反映与零碎且专门的研究之间。

按照一般理论，我们可以把人定义为“需要的存在”，以需要和需要的世界为基础，建立一种理论。

我们可以证明，人和他的意识，如何通过需要、欲望和对欲望的意识，把自然、童年和整个神奇的仙境都甩在自己的身后。当然，他会怀旧，他对把自然、童年和整个神奇的仙境都抛到九霄云外也有悔意。人正是通过需要，意识到他被扔进了生活和人世间，他不得不创造他自己的世界，相对有别于最初给他的那个（自然的）存在，相对有别于他自己，永远被推动着去重新创造和超越这个差别。第一次看到他自己创造的那个世界，他惊愕了，奇迹般地露出第一个微笑，这些还不够。如果人打算劳作，打算创造，还必须经历欲望这一关。没有需要和欲望的经历，没有实际的或潜在的要什么和缺少什么，就不会有存在——意识，自由也不会发芽。在意识诞生的这片土地上——“自然”和无意识，人还是一个囚犯。正是在需要中，并且通过需要，人的自由诞生了，人的意识找到了行动的途径。如果意识打算改变现实，意识必须发现其坚硬表面上的一道裂缝，渗透进去。最后，定义为欲望的需要是人展开探索的起点，人从这里开始探索可能性的世界，创造可能性，在可能性中做选择，把可能变成现实。人进入了历史。人的意识绝不可能走到尽头。个人的意识通向社会意识，反之亦然，多方面的人类意识通向世界。

这一组命题是以经典文献为基础的，尤其是以马克思的大量文献为基础，有些文献众所周知，有些文献鲜为人知。^①这种理论发展的结果（这个理论发展过程可能会很漫长）不会没有意义，但是，在经典意义上，这种理论发展的结果是哲学的：一种关于需要和欲望的哲学，像所有哲学一样，是单方面的和抽象的。这种理论发展把需要变成了一个“世界”。

我们不是忽视这种理论发展，不过，我们会把这种理论发展放在身

^① Dionys Mascolo, *Le Communisme*, Gallimard, Paris 1953, 那里几乎包括了所有文献。

后，让我们朝着所谓“具体的”方向看去（错：具体也出现在哲学抽象上）。在书里，在（可视的或文字的）广告中，在家庭预算和支出中，在语言中，我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看到，数不胜数的需要正在被表达出来。这些需要是确切的，如满足需要的商品（对象）。我们不再抽象地去思考需要，而是思考这种需要或那种需要，把需要与“这个”或“那个”（对象、产品、商品：缺少或占有它的愉悦）联系起来。满足了这个需要或那个需要，实现了这个需要或那个需要，这个明显清晰的概念在现实中却是非常模糊的。无论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整体的人都感觉到了需要的压力。简单地描述这些需要，给这些需要分类，给这些需要“分配角色”，仅此而已，我们会这样做吗？做消费研究的经济专家，或纯实证的社会学家，的确就是用这种方式处理需要问题的。对于我们来讲，实际问题是如何把一般需要（作为一种存在形式，作为存在的一种表达）转变成这个的需要或那个的需要（换句话说，转变成一种欲望，这种欲望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这种欲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它自己）。这种理论转换是可能的，但是，一定相当复杂。分析地表达需要，辩证地确定欲望，我们会把二者结合起来。如果我们打算得出一种有关社会人的情境（当然是具体的）的理论，在面对大规模当代事实的情况下，我们一定不要忘记人是“需要的人”这个有关人的普通的或一般的定义。

我们可能正在先声夺人，预先讨论了我们这本书明显关于日常生活问题的部分，让这个部分不那么新鲜了，不过，我们倒不担心这个效果。如同其他书一样，我们没有刻意去避免重复，没有刻意去接茬儿，没有刻意去以不同的视角观照同一主题，没有刻意去使用相同的概念处理不同的主题。社会经历提供了什么？欲望，转瞬即逝的和多方面的欲望，以及这些欲望的“动机”。尽管“动机”这个概念具有模模糊糊的特征，或者由于“动机”，我们被引向了某种散乱的、模糊的和解决不了的事物上。对欲望的“动机”和欲望本身的过高估计，会让我们落入主观主义、心理主义和经典唯心主义的陷阱中。而不去考虑欲望的“动机”和欲望本身，会让我们落入简单化的与庸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陷阱中，按照简单化的与庸俗唯物主义和决定论的思维方式，我们会遗忘人的难以解释的内心世界和人的发展。欲望不可计数，有些欲望有着奇怪的动机。我们有着少数几个基本需要：饥饿和饥渴，性，也许还有玩耍，或许是释放积累的能量的需要。理论家既不同意给“基本”需要定性，也不同意给“基本”需要定

量，他们也不同意把需要降低到单一的、初始的、原始的基本需要：性冲动，驱力，推动力，人的希望，或对力量的希望，等等。我们怎样可以从需要或若干需要转到欲望呢？换句话说，在从需要过渡到欲望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

需要是生物地和生理地决定的。需要是“普遍的”：需要属于人这个物种。欲望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换句话说，社会承认欲望，或排除欲望。需要是定量决定的：人的有机体需要许多卡路里，需要很多个小时的睡眠，等等。一种工业需要如此之多的能量、原材料和机器。然而，欲望具有属性或是定性的。但是，这些判断太简单了。需要是自发性的和生机性的，还是深层次的，与深层次相关的。性需要似乎基本上与繁殖相联系；在个体中，性需要不能与器官和器官发挥功能的方式分开，不能与一定量的有机物质、精子或卵子分开。同时，性需要不仅是涉及一个人与另一个人（或另外的人）之间关系的活剧，这出活剧需要通过需要被描绘和显示出来，它也不只是个体与种类之间联系的活剧，它是被赋予或被拿走的一般性。这些都是爱的问题（或者如哲学家所说的，产生爱的问题）。现在看起来，生物的和有机的物质的性需要，像一个人最初的和独特的细胞核，像一组（家族的）特征，像一个相对于人类问题的一般原则，像一种设定的普遍性。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限制为一个有机体或生物材料，这样，性需要本质上就像爱的绝对观念一样抽象。

另外，把欲望看作定性的，把需要看成定量的——欲望是心理学的和社会学的（或心理-社会的），需要是生物学的和生理学的，这还是过于简单了。有些需要是社会的、客观的和可以定量的：对许多能源的需要，对许多房子或学校的需要，等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很了解这种需要。在社会学的层次（其实，“层次”这个术语依然不清晰），需要和欲望还是相互分离的。一个人的现实表现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极其客观的——社会需要（为了这个或为了那个），另一个方面是难以解释的主观的——欲望（为了这个或为了那个，或借助于这个或那个，为了其他什么，或什么都不为，或为了无限的，或为了纯粹好奇），以及赋予希望的对象和希望本身某种意义的动机。

需要和欲望之间存在许多中介。事实上，所有的事物都在需要和欲望之间：作为整体的社会（生产活动和消费方式）、文化、过去和历史、语

言、规范、指令和禁止、价值和好恶的层次结构。只有当个人以有意识和可以接受的方式，通过冲突呈现欲望，并且有意识地面对“商品”（对象）和由这些商品带来的愉悦时，欲望才成为欲望。当这个欲望成为个人接受和使用的一种不可或缺的和精神的力量时，当他的生活变成一种创造性的意识，即通过再次变成需要进行创造和被创造时，欲望才真正成为欲望。一开始，需要是自然的；需要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在创造性产生的工作中，需要得到实现。

现在，这是一个万里长征，沿途充满障碍和陷阱、空空如也的空间和窟窿。我们已经给欲望下的定义似乎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定义是经验的结晶。然而，如果我们接受这一定义，便是指定了限度，划出了边界。人们可能问自己，是否一直都有一种真正的欲望存在，或一个真正的欲望真的可以成为现实。康德（Kant），这个道德行动的理论家，常常问他自己，是否一直以来都有一种遵循他的理论的道德行动。这样一个万里长征的每一步，都会有可能的错误、偏差、倒退，以及可以纠正的失误或不可挽回的失误！但是，自我调整的系统，如反馈，还是存在的。这种自我调整的系统可能是脆弱的，但是，在现存的关系和结构的背景中，这种自我调整的系统是真实的；不同的需要之间，满意与不满意之间，如同提供和索求一样，能够建立起一种总体平衡。反之，这种自我调整没有显示出精神上的存在。希望的平衡永远都是相对平衡，永远都会被打破，必须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寻找新的平衡。在日常生活的网络里，病态和非正常会不断威胁到我们。

梦，加上梦的不连续性、令人惊讶的“悬念”、明显的荒谬，一起大体显示了从需要到欲望的转变。梦重现了从需要的确定性到欲望的不确定性的发展。梦凝聚了巨大的、激变的、社会的和个人的历史，用符号梦幻般地表现出来。梦所展现的不仅是虚假的和虚假的可能性，而且是对可能的错误、更严肃的不可逆转的错误提供的一种虚幻的解决办法：怀念失去了的家乡的温馨，回到没有冲突的初始状态、循环、象征性的避难所，逃进自然状态的过去以躲避面临的问题。在对欲望所做的内省中，梦标志出沟沟坎坎和偏差，这样做了，梦幻就会变得更逼真。如果梦是在重新表演着欲望犹豫不定地诞生的那一幕，那么，难道欲望不应该像梦一样，跳出睡着与清醒之间、形象与日常生活之间那个关键的表层，以外部形式创造欲望自己吗？

我们正在开始认识一个无限复杂的辩证运动，就现在的认识而言，我们用若干论点做一个小结：

a) 欲望与需要有着极大的不同。欲望甚至可以与需要争斗起来，直到欲望摆脱它自己。

b) 但是，需要是欲望的内核、欲望的出发点、欲望的“基础”或“地基”，一开始，没有需要，就没有欲望。没有需要的欲望只能是纯粹虚假的，这是一种极端的情况，甚至那些最微妙的、高雅的道德或审美价值，或编制的行为模式，都很难创造出这种情况来。

c) 或快或慢，欲望转而朝向需要，重新获得需要，重新获得欲望本身。通过把欲望投回需要里，欲望重新发现了自然和生机。这是一个折返的过程，如通常理解的那样，这个过程跨过了社会需要的客观性、非人格性和中性。

这个辩证运动过程渗透到了日常生活中。它让日常生活得以存在。日常生活是这样一种空间，在这种空间里，辩证运动过程到达一个中断点，不透明和透明、清晰可见和不可见、决定性和转瞬即逝，不可预料地纠缠在一起。

所以，就有了从需要向欲望的转变，这种转变跨过社会的和整体的社会。这种转变有时连续，有时被打断。所有的事物都在我自己和我之间，或者，如果我们高兴，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事物都在“本我”（法语：je；英语：I——译者注）和“宾我”（法语：moi；英语：me）之间，或使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说法，所有的事物都在“我”和“本我”之间，在“我”和“本我”之间，首先就有语言，语言允许我们有一种实现和付诸实施的欲望意识。

但是，这个描绘仍然有些简单。从需要到欲望，欲望不可或缺地再返回需要，以便把欲望吸收到需要里，外部干预阻碍着这个转变，而这个转变过程的复杂性已经妨碍这个转变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受制社会（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而不是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同的，无论如何，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还很不适当，所以，我们无法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日常生活）。据说，“消费社会”的基础是大众消费和为满足大众需要而展开的大规模生产，因此，在消费社会里，消费商品的制造

商尽其所能地生产消费品。这些制造商在很大程度上成功了。

消费者没有欲望。消费者顺从。消费者“奇怪地”推动着“行为模式”。消费者服从广告、贩子的建议，服从社会声誉的要求（更不用说那些对债务挥之不去的担忧）。从需要到欲望和从欲望到需要的循环过程，不断地受到干扰或被扭曲。来自外部的“指令”成为微妙的抽象碎片，或荒谬的实际“动机”。欲望不再与真正的需要一致，欲望是虚构的。需要不再转化为欲望。从需要到欲望和从欲望到需要的过程变得复杂起来，或这个过程瓦解了。然而，这个过程并没有消失。即使我们对这个过程属性的认识是不正确的，或者还没有认识到，但是，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从不可或缺的到社会的，从要求到满足，从艰难到愉悦。而黑格尔认为，作为社会黏合剂的“需要系统”似乎不再具有黏性了。需要系统分裂了，被摧毁了。正如德波（Guy Debord）^①大力主张的那样，日常生活确实被“殖民化”了。因为最新技术的发展和“消费社会”的缘故，日常生活被带到了一个极端的异化点上，换句话说，日常生活陷入了影响深远的的不满的境地。现在，科学技术可以让不同日常生活的可能变成现实。然而，这些非常相同的原因具有一致的结果，即让社会需要和这些原因带来的“欲望”一致起来；通过不是一致却也类似的日常生活方式，社会需要和这些欲望替代了原先高度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所以，不认识完整的社会就不能认识日常生活。没有对日常生活的彻底批判和对社会的彻底批判，没有通过日常生活对社会和通过社会对日常生活的彻底批判，就不能认识日常生活，不能认识社会，不能认识社会中的日常生活状况，或不能认识日常生活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对于这种认识来讲，消极的观念（疏远和忽视、不满意、懊丧或更一般的异化）和分割开来的科学中运用的积极的观念一样，是不可缺少的。

四

《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也承诺要对现代社会的妇女状况做一个描述。之所以有这个打算，是考虑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一般意义的“妇女”承担着全部日常生活的重负；她们受到的日常生活的约束远远大于

^① *Internationale Situationniste*, 1961, n°6, p. 20 - 27.

“男人”，当然，不同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中，“妇女”承担的日常生活份额的差异很大。“妇女”状况概括地反映了所谓日常生活。第二，在一个受到制约的社会里，在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一定的文化和文明程度上，人的特质一定程度上在实践中得到了（或没有得到）实现，妇女状况就是反映这种程度的一种指标和一种衡量方式。

过去的10年里，这个主题（“妇女状况”或“女性条件”）衰变成了文学的和新闻的陈词滥调。这个主题挑起了论战，这些论战一直都很模糊，而情绪上却很激烈。围绕这个主题的一些有趣的观点，产生了非常专门的著作，当然，影响甚微。

这些论战的突出特征是，它们直接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直接和一些十分令人惊讶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①如同所有的论战一样，它们有它们共享的坏信仰。人云亦云地做出选择，换句话说，在选择、偏见、支持者的态度、党派态度上追求时髦——所有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思想观念上的错乱。每个人都很擅长说别人的弱点。这样，新女权主义者运用统计数据 and 文字记录，轻而易举地揭示出我们的社会固执地施加给妇女的劣势。而新女权主义的反对者们则利用其触手可得的统计数据和文字记录说明，我们正在受到现代母系社会或女权政治的威胁。

在论战的立足点从一开始就不当的情况下，很难不矫枉过正。这种辩论是反对妇女的人和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切入点是什么？日常生活批判的时机到了，日常生活批判要求耐心，日常生活批判会更倾向于那些等待时机成熟的人（但是，避开那些让这种状况停滞下来的人，避开另一类人群）。

首先，对女性现实的研究显示，有些切入观念依然没有发展起来，例如，模糊观念。我们之所以说切入点还需要发展，是因为人们面对一些鲜为人知的状况会出现迷惘的直觉，这种迷惘的直觉常常被误认为就是观念。如果模糊观念所反映的对象表现出模糊和不清晰的特征，那么模糊观

^① 让我们回忆有关控制出生率和计划生育的那些热烈的讨论，以及它们的实际和政治后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反对控制出生率，他们的反对意见那时非常具有影响力。这种态度具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尤其是，这种态度显示，在那个时期，在马克思主义思潮和正统的共产主义里，人（技术能力）定胜天的观念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有关人顺应自然和他自己的自然的观念。

念本身则需要比较清晰和比较确切。^①现在，“实在”、“存在”、“生活中”或“实践中”这类概念有诸多不清晰和模糊的地方，谁会去否认这一点呢？如果关于不清晰和模糊的观念本身就是不清晰和模糊的，换句话说，在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之时，恰恰是非理性主义的胜利之时。如果可以澄清不清晰和模糊的概念，那么，（相对的）理性主义会利用它自己。

对妇女传媒的研究，尤其是对所谓“浪漫”传媒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异常模糊的女性世界。从社会角度看，妇女传媒期待促进妇女进步的愿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促进妇女进步的观念本身却是模糊的，它跳不出这种定义不清的社会群体的一定特征（这些特征本身就是模糊的）。在“女性世界”里，分析家无数次地注意到神话的复兴、宇宙哲学或人类学象征的再生，从现代科学技术的角度看，这种神话和象征都已经过时了。然而，这种复兴表现出了超出“浪漫”传媒水平的某种东西。我们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中看到了这种再生，攻击这些神话的批判需要比以前谨慎一些；旧的象征正在失去信誉，反象征主义的人们正打着现实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旗号展开攻势，然而，正是在这种时候，我们看到各式各样的象征出现了，尤其是在电影中。

分析家思考这些矛盾的现象。他关注市场上那些以百万计出售的出版物，他问他自己，这些出版物在日常生活和子虚乌有之间建立起了什么联系。一方面，分析家试图把主题（走运和倒霉，机会和宿命，幸福和厄运）和它们的结合孤立起来，转变成类似宇宙的参照背景：星座和星座的联系。另一方面，他试图捕捉到这些读物中保持的情感色彩。他发现，非常实际的内容和子虚乌有的内容模糊地混合到了一起。他的印象是，一些实际的文字内容（如烹饪书、菜单、服饰样板）经常读起来像是梦幻；反之，那些想象的内容以实用的形式呈现出来，想象和实用永远都在来来回回地转变着，模糊无限地繁殖，永无止境地模糊下去。

^① 必须祝贺西蒙·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把模糊这个概念引入了哲学，引入了对妇女状况的研究。但是，她没有阐述清楚这个概念。在波伏娃之前，那些阅读了哲学的妇女拒绝妇女是“物”或“商品”。自她的著作面世以来，还是那些阅读了哲学的妇女称她们自己是“主体”，不要把她们当作“客体”对待。遗憾的是，不那么宽容的观察者会提出，她们很多人总想鱼与熊掌兼得：她们想是对象（美丽、衣着得体、迷人的、被追逐的），也想是主体（自由、被承认）。所以，平添了模糊性，这种模糊性来自哲学术语，有了类似博弈的优势。另外，如一个妇女聪明地讲的那样，“就主体和客体二者来讲，最像一个客体的并不总是我们认为的那一个”。